

五瓣花 著

我们如此孤独，却温柔相拥在生活的风暴中，成为茫茫途中彼此的慰藉。

愿我们成为彼此的糖

黎戈 × 宁不远 × 韩松落 真诚推荐

上有老，下有小。生活不过是一次次地翻山越岭。

“谢谢你长久地关照。”

——当父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症，他时而清醒，长久孤独。

每个人心中叫不出声的疼痛，都在这里。

时代文艺出版社
SHIDAI WENYI CHUBANSH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愿我们成为彼此的糖 / 五瓣花著. -- 长春: 时代
文艺出版社, 2023.8

ISBN 978-7-5387-7205-0

I. ①愿… II. ①五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(2023)第065028号

愿我们成为彼此的糖

YUAN WOMEN CHENGWEI BICI DE TANG

五瓣花 著

出品人: 吴刚

责任编辑: 孟宇婷

装帧设计: 青空工作室

排版制作: 陈阳

出版发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长春市福祉大路5788号 龙腾国际大厦A座15层 (130118)

电 话: 0431-81629751 (总编办) 0431-81629758 (发行部)

官方微博: weibo.com/tlapress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219千字

印 张: 9.25

印 刷: 吉林省吉广国际广告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23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23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39.8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序 言

我目睹了这个世界上最勇敢的人，扮演着他人生中最艰难的角色。

如果爸爸在某一刻恢复记忆清醒过来，他的眼里一定有泪，他一定不会相信，那个穿着随意，张着嘴说不出一句完整句子的人是他。

2019年1月28日，我写下的生日愿望是要为我的父母写一本书，他们是无数普通父母中的一对，但他们在我心中独一无二，我是他们的独生女。2020年爸爸八十岁，妈妈六十九岁，自我来到他们身边，我们仨相依相偎四十五年了。

爸爸曾给我取过一个单名叫“翻”，希望我像大鸟展翅；后来妈妈给我改名“晶晶”，她只说你就是爸爸妈妈的结晶，这是一个充满祝福与深情的名字。从小到大，别人叫我“晶晶妹”“晶晶

姐”“晶晶阿姨”，直到未来的某一天，有人会叫我“晶晶婆婆”，挺好，一生不丢天真，我喜欢这个晶莹剔透、闪闪发亮的名字。

因为这个名字，我知道父母有多爱我，他们也彼此相爱，而今他们老了，爸爸患阿尔茨海默症，很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，我想用文字帮他记录下来。

翻开家里的相册，我十一岁小学毕业时，与爸爸妈妈在重庆北碚北温泉玩，那时的爸爸意气风发，仰着头，脸上满是自信；妈妈穿着套裙，安安静静地站在旁边；而我穿着妈妈从解放碑妇幼商店买回来的、带领结的粉色丝绸衬衣，挤在爸爸和妈妈中间。多么幸福的一家人。

他们都曾是一朵绚丽的花，但谁能料到老年时会以溃败之势输给命运，看起来毫无抵抗之力。我想书写一个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的日常，作为女儿想陈述一点点无奈，也想呈现一点点幽默。面对无常，我们也要有露齿一笑的勇气。

给老父亲一些耐心，一些软语，尽己之力安守陪伴，并非所有人生的下坡路都要用悲情去演绎，我陪伴过他们，做过他们安心的后盾，我看过那些花儿渐渐枯萎的样子，我陪着他们一起白头，一起笑过，一起老去，我想记录的日常，是你我都有过的生活真实的样子。

生命里拥有的一切，都是恩宠与冒险。每一份经历，都不会白来；每一种未知，都意味着无限可能。我们一家人，在爸爸渐渐丢失记忆的这几年，经历了许多，人生的中年便是不停地翻山

越岭，升级打怪。有时一点儿事情会像一根导火索，一引而燃，山火很旺，延至周边，那些最亲近的人无一幸免。而我走到人生的半山腰，看着那火势，只能改行做“消防员”，望望山下的孩子，望望已走到火边的老人，两边都得顾及，两边都不能放弃，即使是弱小的肩膀，也要有顶天立地的力量。

中年的生活，很多时候都步履不停。父亲的走失、亲人的离世、母亲的衰弱、日常的琐碎……每一件都得作为独生女的我亲力亲为，对付每一次意外都像是一次战斗，但生活总得继续，生活也必须继续。其实多少年来，很多人都是这样一边经历着，一边战斗着前行。这些共同的经历，不过是代代相传罢了，传递的有一样的苦难、一样的悲伤，也有一样的爱和希望。

在写这本书时，我与爸爸的距离更近了，我仿佛走到他的身旁，握着他的手，听他细述了他的人生，包括最近几年他的日子。生命最难得的是被理解，当一个四十五岁的女儿，走到八十岁的老父亲的身旁，握着他的手说“我爱你”，不知他会如何反应，我想试一试。

人此一生，真的有很多次的猝不及防，不会预告的病痛、未来得及的告别、事业的突然垮塌、老之来临的种种尴尬……而我们依然还能满怀笑意地看待生活，皆是因为在文学、诗歌、戏剧里，总会看到你我正在经历的痛击，千百万人都在承担、承受，只是看谁可以落落大方地吞咽苦痛，继续前行，对饱含痛苦和幸

福的生活，说一声，“一万个值得”。

我愿在书里，书写日常的平淡和琐碎，还有如太阳折射在玻璃球上那片刻的闪光，我想书写庸常生活与诗意瞬间无数次的折返，它能让我获得好好生活的信念。

在文字里，我一次次与爸爸、妈妈对话，我也在书写过程中，重新认识了他们，还有我自己。

妈妈对爸爸的爱，在我的字里行间显而易见，也许她并不自知。如果不是如此爱一个人，不会有这样的信心，不会有这般耐心，更不会一次次忍受折磨，然后一次次原谅、一次次包容，虽然他是个病人。如果是同情，不会如此长久；如果是可怜，不会如此有力。妈妈是爱爸爸的，深爱着。

我也因为书写，一点点确认我身体里的各种基因，我的激情来自父亲，我的蛮力来自母亲；我的计划性来自父亲，我的善良来自母亲。我是他们两人的混合体，他们将最好的都给了我，膝下仅我一女，我独享他们两人的爱，当他们老了时，我也必须倾尽所有去爱他们，去做他们的臂膀、眼睛、手。当他们软弱无力时，让我来，因为我也深爱着他们。

2020年春节，正值“新冠”肆虐，我和父母分别隔离在各自家里，每日只能电话联系，好在，妈妈因此学会了微信语音以及视频聊天。她总是说：“谢谢女儿。”而我和她说得最多的是：“辛苦了妈妈。”我们的身体隔着八公里的距离，心却是从未有过

地靠近。

那天去医院给爸爸开了靶向药，然后给他送过去，爸爸、妈妈和我，我们仨在小区门口相见，隔着一些距离。爸爸看着戴口罩的我，一脸木然，我对他说：“爸爸，是我啊，晶晶，不认识了？”爸爸摇头，我好想上前去拉他的手，用手的温度确认彼此，可是不行，我刚去过医院，怕沾染了病毒。

小时候，爸爸抱我在他的腿上，对我说：“爸爸好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”现在轮到我握着他的手说：“我好爱你，爸爸，你知不知道？”他点头，似是而非，小声说：“嗯。”而这一声“嗯”，不管在爸爸那里代表什么，在我这里都意味着那是爸爸的回应，他知道女儿的心。

我自儿子很小时，便从不吝啬对他说爱，总是一遍遍地对他说：“妈妈爱你。”儿子也会回应我：“妈妈，我也爱你。”他如今已成年，这份爱就这样传递了下去。

爱，让很多事迎刃而解。

感恩赐予我生命的父母，谢谢你们选了我做女儿。



目 录

序 言 / 001

第一章 人生不易，有我陪伴

1. 爸爸走丢了 / 003
2. 缴械 / 009
3. 与脑子里的“恐怖分子”大作战 / 017
4. 坐在爸爸肩头看世界的孩子，是幸运的 / 025
5. 你有多久没仔细看过他们的脸 / 030
6. 我想拍他的手 / 036
7. 尊严 / 042
8. 他的“抽屉”密不透风 / 046
9. 慢慢意识到，我已成了他 / 052
10. 有一种幸福，随叫随到 / 058
11. 没有大事发生的一天 / 062
12. 他们还有更老的母亲 / 068
13. 生活不能总结，它永远没有例题 / 072
14. 记忆的天线，是柔软 / 077

第二章 人到中年，翻越山丘

1. 生活还要重创我和他 / 083
2. 生死课 / 087
3. 摇摇晃晃的幸福 / 094
4. 中年女人，学会在缝隙间喘气 / 098
5. 对爱的人，紧紧握住他的手 / 103
6. 给爸爸洗澡是场搏斗 / 107
7. 妈妈也老了呀 / 110
8. 她也是哥哥口中的“小妹” / 116
9. 妈妈的日常 / 122
10. 爸爸干“坏”事时，我在哪儿 / 127
11. 像明媚的清晨一样做人 / 131
12. 上有老，下有小的日子 / 136
13. 每一寸时间嘀嗒的欢喜 / 141

第三章 生活继续，步履不停

1. 活在当下的“特需孩子” / 147
2. 爸爸写的散文诗 / 153
3. 不断离去，不断向前 / 159
4. 步履不停 / 163
5. 外面一片白茫茫大雪 / 169
6. 人生，就是要全力以赴地战斗 / 173
7. 万物皆有裂缝，那是光进来的地方 / 178
8. 这样就好 / 182
9. 惊险度五星的2019年 / 185

10. 偷来的栀子花 / 189
11. 轻声说句：谢谢你，辛苦了 / 193
12. 生活并不止眼前的温柔 / 197
13. 寻找，寻找，寻找 / 201
14. 我爸好爱好爱我 / 205
15. 生命中的黑色日子 / 208
16. 在伤痛中，拔出希望和花朵 / 214

第四章 踏实活着，风烟俱净

1. 父母的孤独，你我都正在经历 / 219
2. 有过爱的一生，已是足够 / 223
3. 没有柠檬酸涩到不能制成柠檬汁 / 228
4. 老，是一件无法避免的事 / 232
5. 把活着喜欢过了 / 237
6. 活得不易，也不能总痛哭流涕 / 242
7. 离别后，我们还在一起 / 246
8. 认清生活真相，依然热爱 / 251
9. 美，和你我同框 / 255
10. 不轻易在生活里叫喊疼痛的人 / 260
11. 踏实地活着，风烟俱净 / 264
12. 人世艰难，愿我们成为彼此的糖 / 269
13. 即便年老，生活亦是一万个值得 / 273

后 记 / 279

第一章

人生不易，
有我陪伴

阿尔茨海默症，会像将树上的成熟苹果一个个摘去一样，今天摘一个，明天掉一个，慢慢变得光秃秃的，最终一个不剩。一个人顶着一颗和别人没有两样的头，而里面什么记忆也没有。

1. 爸爸走丢了

从没想到，我会在微信朋友圈发出寻人启事，寻的是我父亲。

那天下午五点，我问妈妈：“在朋友圈发消息吗？找爸爸。”
“发吧。”

明知道不会有多大的希望，我还是决定把这个消息发出去，万一呢。

那天，天下着雨，爸爸在下午两点左右，登上了去杨家坪的公交车，妈妈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到吃饭的时间就回来，可是他没有。就在那天，他竟然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那一天，我永远记得，是2017年3月13日，春天还没有真正来到，大家都穿着厚厚的棉袄，春雨绵绵，却并不喜人。

家里只有我一个女儿，找人，我实在没有经验，一时慌了神的我，只能让更多人知道，以期获得更多的帮助。

我和妈妈分头在小区找，在附近的公交车站找。妈妈打着伞站在公交车站边，每辆车驶进停车港，她都认真地辨识每个下车的人，以确认爸爸在不在其间。雨顺着伞檐往下滴，滴湿了半背，这个时候的她，无暇自顾，只是焦急地等待着那个她想等的人回家。

可是，一辆车过去了，两辆车过去了，三十五辆车过去了，没有，没有，还是没有。妈妈心里的泪，大概和那天的雨一样，下得没完没了，她站在那里等了三个小时，却没有等到她想等的那个人。天黑了，路灯亮了起来，地上湿湿的，泛起光晕，我远远地看着那个撑着伞站在寂寞的站点前，孤独的老妇人。那年她六十六岁，她像当年等待我回家一样翘首期盼，她期盼有一辆车能载着她等的那个人回来。她满眼期待地看着一辆车进站，她上前，退后，再看着车开走，失望地低下头。又来了一辆，她急急上前，再退后，然后看着车开走。我站在街对面看着她，像看一幕哑剧，直到天越来越黑，拉下了幕布。

没有兄弟姐妹的孩子，这个时候，朋友就是兄弟姐妹，蓄积起来的爱与力量，让我无比勇敢。我和好友竹子把能想到的地方都找了一遍：去区医院急诊科，看有没有可能发生了意外，没有；去爸爸以前的单位附近找，他去杨家坪，一般会去单位，还是没有；去十年前就搬离的老家找，也没有。每一条街道我们都不想放过，每一条小巷都要从头走到尾，每一处拐弯，每一处墙角，任何他可能去的地方我们一寸寸地找，可是哪里都没有他的

踪影。

先生开车出去找，弟兄伙们也兵分几路开车找，这一夜，一直下着很大的雨，这本该贵如油的春雨，竟下得如此轻贱，看起来永不停歇。我没有打伞，我要和爸爸一样淋着雨，我走在雨中，只想和他共担这一片下雨天。

夜里十二点再去派出所，警察帮我们找爸爸最后上车的录像。前进、倒退，翻了很久，终于在画面里看到了爸爸和妈妈。爸爸打着一把透明的小伞，有些歪歪斜斜的，伞骨把似乎断了，妈妈执意让他换把好伞，递到他手里，爸爸固执不换，还甩开妈妈的手，上了车。妈妈在公交车站站了好一会儿才往回走。因为下雨，看不清那辆车的车牌，录像里多次看到那辆车在各个站台前停停走走，上人、下人，可就是看不清车牌，也看不清爸爸有没有在中途下车。

录像追踪到两个区的交界处便没有了，转弯处，仔细放大，还是看不清车牌，那天的雨实在是太大了，把一切都模糊了。

爸爸登上的的确是开往杨家坪的公交车，可是他在哪里下车的，会到哪里去，我们依然全然不知。在看监控录像的过程中，妈妈几次打电话来问我，电话里她几乎哭了：“回家了吧，你爸走哪去了呀，该回来了吧，这么冷的天。”妈妈心疼我这个四十二岁的孩子，也心疼那个七十七岁的孩子。我无法给妈妈解释更多，甚至安慰的话也很难说出口，心乱如麻的我在这个时候，自顾不暇。

深夜一点多的派出所，值班警官们依然忙碌碌，他们正在解决两起纠纷案。警官们对我和蔼无比，仔细地询问事情的经过，问父亲的样貌衣着、几时出走、随身还携带着什么东西。警察认真地做笔录，准备按失踪人口上报，做DNA检测备案。

一个年轻的警官给我扎针取血样，在我手上轻轻扎了一个小点儿，只能挤出少少的血，我怕血样不够，跟警官说：“再扎一次，扎深点儿吧。”他说：“不用啦，那样你会很疼的。”我心存感激地望向他，他递我一枚止血的棉球。

夜里两点了，还是没有消息，我们只能回家。料峭春寒，一直下着的雨，妈妈还在小区门口的保安亭等着我和竹子，她一直在等我这个寻找父亲到半夜的孩子回家。我裹着羽绒服，头发湿湿地贴在脸上，面色难看。妈妈坚强地给了我一个笑脸，而我知道她肯定背着我流了很多眼泪。

这一夜，我和先生还有朋友们在外面奔波，妈妈独自在家等待消息，我知道她一定六神无主，默默流泪；上初一的儿子在我们的家做作业，也是一样担心。而我没有分身之术，我第一次体会到作为独生子女，人到中年时的难。而我不知道的是，这难，仅仅是开始，等着我面对的还在后面，风起云涌般一波接着一波。

凌晨三点，我和妈妈裹衣而眠，似乎随时准备起身迎接爸爸。爸爸万一回来了呢，敲门呢，我要马上给他开门。

妈妈一夜辗转，那夜的雨声特别大，犹如老天的叹息，声声